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十五章



「獲取

起來，馬上！」洗衣婦喊道，彎下腰，用手指戳了戳拉撒路的肋骨。「起來，拉撒路少爺！」拉撒路猛地驚醒，搗著肚子，不知不覺地也抓住了洗衣婦的手。洗衣婦抽回手，斥責道：“瞧瞧你，覲見老爺之前就將新襯衫弄髒了！”

拉撒路坐起身，低頭看著自己被酒漬染紅的肚子。他立刻抱住頭，痛得齜牙咧嘴，倒回床上。“我的天哪，萬物都在循環往復。”

「休想！」洗衣婦厲聲說道，“把襯衫給我！老爺馬上就來。現在，趕緊從那裡起來！”

拉撒路呻吟一聲，掙扎著站起身來，然後重重地靠在牆上。他警戒地環顧四周，彷彿要重新審視這間房間。接著，他揉了揉眼睛，捏了捏鼻樑，自言自語道：“奧迪諾修士從來沒跟他提起過酒的邪惡一面。”

「邪惡之事難道還有好的一面嗎？」女人抱怨道，一把揪住拉撒路的衣領，把他從牆邊拽了下來，押著他走向桌子，「不管你是不是會飛的人，你們都一樣。你們每一個人都一樣。」她把他轉了個身，然後停了下來。

「夥伴們，給他們洗淨，給他們水喝，再洗淨，」她一邊嘮叨著，一邊解開他的襯衫釦子。拉撒路又一次疼得齜牙咧嘴，伸手摀住頭，她卻一把拍下了他的胳膊。「別動，時間不多了。」

他嘆了口氣，轉身打量空蕩蕩的桌面、桌上唯一一盞嶄新的燭台，以及煥然一新的房間；他注意到，周圍沒有一絲食物殘渣、凌亂的痕跡或灑落的液體。他望向角落。「老鼠在哪裡？」

“老鼠？什麼老鼠？”

「它就在那裡，在房間的角落裡，」他指著說。

「你還沒醒酒呢。」她哼了一聲，搖了搖頭。

“什麼？食物嗎？”

「今天早上就被拿走了，趁你打鼾的時候，」她說著，把他的手臂從襯衫裡拽了出來。

“你還把老爺一半的食物灑在了地上。他這麼熱情地招待你，你竟然做出這種事，真是丟人現眼。”

“是酒的緣故。我站都站不穩了。我不知道。”

她打斷他的話，開始訓斥：「我以前聽過很多類似的胡言亂語，都是酒的錯，但跟你沒關係。」她脫下他的襯衫，隨意地扯開，然後把襯衫翻來覆去地檢查它發紫的情況。

拉撒路整理了一下翅膀，搔了搔頭。「您這麼說，達爾西庫爾大人，他會來嗎？」

「而且是直接發生的，」她厲聲說道，轉身後退一步，遠離他。「這是必然的。」然而，當他得知你狼狽不堪的境況後，便給了你足夠的時間整理思緒。已經過了大半天了。她皺著眉頭，把襯衫搭在手臂上，一邊朝他喊道：「很少有客人會讓他等這麼久。你最好在他面前謙卑一些，別像你認為的那樣責怪那瓶酒。」洗衣婦敲了敲門，悄悄溜了出去。

拉撒路繞著桌子走了一圈，在長凳上坐下時，門再次打開了。三個身材高大的衛兵走了進來，靠牆站成一排。隨後，一個黑髮稀疏、留著稀疏鬍鬚的年輕人走了進來，突然停住，他那雙淺綠色的眼睛立刻落在了拉撒路身上。他的臉似乎……

他幾乎像個孩子，與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氣宇軒昂的身形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更像一位飽經風霜的士兵。他解開披風，搭在一名衛兵緊握的手臂上。然後他整理了一下雙排扣馬甲，微微一笑，緩緩走向拉札勒斯。「拉札勒斯·戈古，我猜是吧？」他點點頭。「我是塞里斯·達爾西庫爾領主，朗格奈伯爵，也是這片土地的統治者。」他繞過桌子，走到拉札勒斯對面。「我一直期待著與你共度這一刻。」他緊緊握住……

他雙手捧著拉撒路的赤裸上身，臉上露出明顯的愉悅之情，說道：“我們終於見面了。”

拉撒路恭敬地深深鞠了一躬，久久不願離去。“主啊，這是我的榮幸。”

「真的，起來吧，沒必要，」他高興地堅持道。
拉撒路起身，看見那貴族正朝他走來。他聽見那人衣袍下散落的金幣發出叮噠聲。他看到那人的衣袍微微敞開，露出一把匕首的柄端。

達爾西庫爾嘆了口氣，搖了搖頭，補充道：“我必須向你們致以最深切的歉意……”
你在我監管期間遭受了虐待。我曾下達嚴厲的命令，
你們平安無事。我的士兵都很勇敢——他們有些人為了保護你們而犧牲了。如果我預料到有如此騷亂的集會，我會派遣更多的人手。
拉撒路垂下了目光。

達爾西庫爾深吸一口氣，拍了拍桌面，微笑著說：「感謝上帝，你還在這裡。既然你平安無事，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你需要，我的軍隊和聖座的神聖權威，特別是這個省份的權威，都隨時聽聽你的差遣。」他點點頭。「那麼，我相信你對一切都滿意吧。你的衣服、宴會，還有酒？」

“的確如此，”拉撒路堅持道，“我從未見過如此豐盛的餐桌上擺放著如此多的食物，也從未見過如此華麗的服飾。主啊，請原諒我灑了酒；我失去平衡了。這真是意想不到。”

領主揮了揮手，示意他離開，同時安慰道：「你最近經歷了這麼多，這倒也在意料之中。這件襯衫顏色太淺，根本遮不住污漬。」他打了個響指。「啊！放心，我的女僕馬上就去拿一件新的。顏色要深得多，深得像暮色一樣。」他嘆了口氣，笑了笑。「既然你現在兩件襯衫都脫了，半裸著，或許你可以讓我看看你身上更漂亮的部分，特別是你的翅膀，如果你願意的話？」他示意他轉過身。“展開它們給我看看。”

拉札勒斯遵命，短暫地展開雙翼，示意眾人看他一清二楚，然後轉身，只見士兵們目光銳利，達爾西庫爾的眼中閃過一絲綠光。那人拍了拍手，雙手交疊托著下巴。「真是令人驚嘆！拉札勒斯，你的翅膀多麼巨大啊！你真是個奇人。」他朝長凳做了個手勢，自己也走了過去。“現在，請您坐下。”

當拉撒路在桌旁坐下時，那人靠近他，張大嘴巴，只發出了一聲「啊」。

拉札勒斯聽從了這粗魯的舉動，張大嘴巴迎接達爾西庫爾。

領主輕笑一聲，一拍桌子。「你的牙齒真大，真是奇妙！」他一邊說著，一邊捏著耳垂，側過身子，仔細端詳著拉撒路的耳朵。「你的耳朵一定很靈敏吧？」

「是的，我的主人，」拉撒路承認道，他對主人如此關注感到有些不自在。他那副不夠陽剛的模樣，清了清喉嚨。「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或許可以告訴我您召見我的原因？」

「我當然會這麼做，」達爾西庫爾說道，他壓抑住內心的喜悅，語氣變得更加沉穩。「我召見你，是希望你能幫我完成一項特殊的任務。以你這樣才華橫溢的人而言，這完全在你的能力範圍之內。」

“那是什麼任務？”

貴族深吸一口氣，目光落在桌面上，略作思索，然後用手指輕敲桌面。「或許我應該從頭開始，是嗎？」

「如果你願意分享的話，」拉札勒斯笑著點點頭，回答。

「很好。我的兄長是吉爾達德·達爾西庫爾勳爵，前朗格奈伯爵。他的城堡在西邊很多里格的地方；不過，他早已去世，死於虛無，很多年前了。他的妻子不久後也因難產去世，沒有留下能繼承王位的子嗣。只有嬰兒活了下來。吉爾達德預料到了這種可能性，早已安排好了這種可能性，以及其他不幸的情況。」

他立下遺囑，合法有效，正是為了回應這種情況。遺囑中他規定：如果他有一個無力管理其遺產的孩子，那麼我將代為管理，直到孩子完全具備管理能力為止。此外，他還規定：如果孩子是女孩，那麼我將在她成年後，安排她嫁給一位合適的顯貴，然後將遺產交給他們兩人。根據經宣誓並記錄在案的法律文書，我發誓，我必將遵守他的遺囑。因此，在我去世後，無論是否已婚，女孩都將繼承他全部的遺產。這個女孩是我的姪女，名叫恩多拉·達西庫爾，她年紀還小，還無法分辨情感與理性，也無法分辨善惡。結果，她後來失寵於我，變成了一個放蕩貪婪的女巫，荒謬地要求我父親的所有土地，包括吉爾達德的和我的，都歸她所有。她詭計多端地娶了波旁伯爵弗雷德里克·於貢，就算是一頭豬，也比那個醉鬼屠夫於貢更適合做她的求婚者。然而，她卻說服於貢反對我哥哥的最終判決，而且，他

他一邊向王室請願，一邊發動劫掠，屠殺在吉爾達德土地上耕作的我的子民。因此，王室法官召來教廷大主教進行談判。教會要求他遵守停戰協議，直到問題解決。然而，休貢此後撕毀了停戰協議。

他們圍攻了吉爾達德的城堡，不留任何生命，甚至連孩子的性命也不放過。

「孩子們，」達爾西庫爾喊道，一拳砸在桌子上。
拉撒路猛地一震。

達爾西庫爾鬆開拳頭，用兩根手指揉了揉眼睛。“請原諒我的憤怒。”
他深吸一口氣，進一步解釋了他的妻子和親屬：“達爾西庫爾夫人
當胡貢圍攻吉爾達德城堡時，她和她的三個年幼的弟弟都在城堡裡。胡貢的手下殺死了
他們，並將他們的遺骸與我方士兵和農民的屍體一起焚燒。我現在相信恩多拉已經發來了
慰問，並保證他們沒有遇難。
胡貢襲擊時，他們就在城堡裡。然而，達爾西庫爾夫人和她的兄弟們卻失蹤了兩週之
久。

達爾西庫爾突然從桌邊起身，走到牆邊，抱臂靠在石牆上。他朝拉札勒斯點了點頭。「而
且，最近我得到消息，恩多拉和於貢的關係截然不同。我的線人告訴我，於貢將恩多拉囚禁
起來，自己則睡在吉爾達德的床上。由此我只能推斷，他之所以饒她一命，僅僅是因為我還
活著。

就在我說話的此刻，醉酒屠夫正集結軍隊對抗我。
達爾西庫爾走到桌邊坐下，直視拉撒路。「在這裡，你可以為我做一件大事。成百上千
條生命，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係於你身，拉撒路。作為一名基督徒飛行員，我希望你
盡己所能，奉上帝聖名行公義之事。」

拉札勒斯扭動著身子，穩住自己。他艱難地吞了口水，點了點頭。
達爾西庫爾對衛兵們說：「謹記你們的誓言—發誓保守秘密；此刻什麼也別說。」衛兵們
點了點頭，達爾西庫爾轉過身來對拉札勒斯。他俯身趴在桌上，手指在桌面上劃過，彷彿在
描繪一張看不見的地圖。「夜幕降臨後，你需要飛往吉爾達德的城堡，進入南塔的中
間那扇窗戶。窗戶後面是蜿蜒的台階，通往上層的走廊。走廊直通城堡的主臥室。左邊是休
貢的房間；右邊是恩多拉的房間。恩多拉是休貢的囚犯，她的房門從外面鎖上了；而且
任何衛兵都不得進入走廊。」

拉撒路向後靠去，搖了搖頭，重重地嘆了口氣。
達爾西庫爾揮了揮手，示意大家安靜下來，“不，不，別擔心！聽我說，沒人會發現你們
的！於貢只在樓梯井底部安排了內衛，他們不會……”

預計你會從更高的窗戶進入。而且，你將從城堡後方飛入，那裡橫跨陡峭的懸崖，無需守衛。他的軍隊守護著城堡的正面和兩側；他們的目光將覆蓋城堡的地面，而不是天空。你可以自由出入，無人察覺，也不會有人提起你。」達爾西庫爾從桌邊探出身子，張開雙手將拉撒路遞給他，微笑著說：「你看？對於一個可以連續飛行半個晚上而無需休息的人來說，這簡直太容易了。主賜給我的子民莫大的恩惠，拉撒路，祢的到來真是出乎意料。他們將永遠感激你。」

「大人，」拉撒路清了清嗓子說道，“或許您誤解了我的能力。我可以不間斷地飛行半個晚上；但是，我無法在飛行中攜帶另一個人。這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

「我並不指望你背著任何人去任何地方。」達爾西庫爾拔出匕首，插在桌面上。“這負擔太重了嗎？”

拉札勒斯眯起眼睛盯著那把黑柄刀。“看來，你不是要我去救恩多拉吧？”

他抬頭看見達爾西庫爾搖了搖頭，說：「拉撒路，她不是你能救的。只有全能主的恩典才能做到。」他俯身向前，用手指輕敲著立著的刀柄。“你只需要帶上這個。輕如鴻毛，鋒利如鷹眼。拿著吧。”

「主啊，我不需要它。」拉撒路反駁。

「不，光靠蠻力是不行的。於貢是個大塊頭。現在，你得把它帶走，別留任何僥倖。」達爾西庫爾指著拉札勒斯眨了眨眼。

「他個頭很大；不過，別擔心。像每個夜晚一樣，他會喝得酩酊大醉，獨自一人睡著。輕柔的腳步聲不會驚醒他。所以，動作要快，動作要乾淨利落；務必確保他已經停止呼吸。把匕首留在他身邊，讓他的手下發現他死於我的同一棟塔樓。然後你必須從同一棟塔樓離開的窗戶，」

我會等你平安歸來。

拉撒路搖了搖頭。“可是，我的主啊，我看到了城堡外的您的軍隊。真是壯觀。”

如果將這麼多的兵力部署在城堡防禦上，休貢大人該如何戰勝他們？

或許，如果你這樣做，就不會發生流血事件。

達爾西庫爾搖了搖頭。「聚集在城門外的並非我的軍隊，而是一群不受歡迎的暴民。消息傳遍全省後，他們便來找你了。事實上，我的忠誠衛隊已大幅縮減，而且大部分都還留在城堡裡。與我不同的是，於貢統領著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或許比你看到的暴民還要多。總而言之，如果他發動進攻，我幾乎沒有任何防禦能力。」

城堡外的村莊將最早陷落。按照他的慣例，他會饒恕對方。

沒有生命。

拉撒路在桌上四處張望，思索著各種辦法。“或許你可以像摩西帶領他的百姓那樣，帶領你的村民和士兵脫離險境，免得流血。”

「不，拉撒路，」他插話道，「我不是摩西；這裡也不是遙遠的古代之地。我只是國王的封臣和僕人，一個普通的領主。這些土地和人民是我的。我們無處可去。我們生於此地，耕作於此地，也將葬於先祖的蔭庇之下。這是我們的家園。」

他凝視著牆壁，思索著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大人，如果您的人民如此稀少，為何您還需要像以前那樣多的土地？或許您可以與他和解，將您不再需要的土地分給他一部分。或許您可以派主教去安排此事，讓他釋放恩多拉。而且，不要流血。」

「沒有人能和胡貢討價還價。他想要我所有的土地，還有我的腦袋。他絕不會接受任何妥協；他根本不講道理。而且，主教已經逃走了，只給我留下一個長著翅膀的人和一把匕首。」

「逃走了？閣下為何逃走？」
達爾西庫爾喘了口氣，勉強笑了笑。他翻了個白眼，十指交叉，幾乎是不情願地解釋道：“好吧，因為我堅持讓他安排另一種協議：一種非正式的調查，我想這或許能平息日益增長的猜疑，安撫我族人的擔憂。”

達爾西庫爾嚴厲地看著靠牆站著的士兵，士兵們真誠地點了點頭。

拉撒路問道：“宗教裁判所是針對我，還有大人和書記官，是嗎？”

達爾西庫爾點了點頭。「為了我的子民，我需要教會的一位代表來宣告你並非魔鬼，而只是一個會飛的人。」他清了清喉嚨。「請注意，他在城堡裡待了那麼久，而且一直有人看守，但他還是抽出時間摸清了我們的處境。現在情況很清楚了，不是嗎？」

拉撒路別過臉去。

達爾西庫爾繼續說：「然而，他帶著他的憂慮逃到了阿維尼翁。」他聳了聳肩。「我別無選擇。我不能讓他下令把你綁在火刑柱上燒死。」

拉撒路畏縮了一下。“大人想燒死我？可他卻發現我是個會飛的人。只有書記官說的不是這樣。”

「沒關係，他們不會再來打擾你了。你受到我的庇護；我的子民現在也安心多了，因為他們中間多了一個會飛的基督徒。」他轉向……

站在牆邊的衛兵們對他們說：“難道這不是真的嗎？”

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是的，大人。”

「難道你認為我是魔鬼嗎？」拉撒路問他。

“這很重要，”他扭了扭脖子回答道，“只要你安全就好。”

“如果您願意，大人；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達爾西庫爾嘆了口氣，搖了搖頭。「好；我承認，起初，當我的一個士兵報信說你被俘虜時，我以為你可能 嗯，

「或許你就是——被抓走的魔鬼。」他聳了聳肩。“他的回憶……”

他的描述真是五花八門，毫不誇張地說；他要我把你帶回來時，說你比我手下最高的人還要高出一個頭，長著巨龍般的翅膀，露出足以吞噬一頭牛的巨齒。那些描述不過是空話，毫無價值，正如我從你短暫的停留中體會到的那樣。他伸手撫摸著拉撒路，輕笑一聲。「你瞧瞧你。你不是魔鬼 或者說，你根本不是什麼魔鬼 你只不過是個會飛的人。」

拉撒路歪著頭說：“可是，如果你們召集我來是為了讓我成為魔鬼，那為什麼還要讓我進你們的家呢？”

他們彼此凝視著對方的眼睛。

達西庫爾突然站起身，雙手背在身後，在房間裡踱來踱去，一邊走一邊……

他瞥了一眼拉撒路，然後突然停住，轉身面向拉撒路，說道：“是的；像我這樣敬畏上帝的人，怎麼會邀請一切不聖潔的東西呢？”

「魔鬼本人，竟然闖進了他的家？」他笑著，懶洋洋地靠在牆上，稱讚拉撒路說：「你很擅長對話，很少空談。依我看，你甚至在辯論和爭論方面都勝過主教。」他深吸一口氣，擺出一副更真誠的姿態。“不過，對我來說，這倒不是什麼難事，因為我別無選擇，只能堅持要見他。”

如果真是像我的士兵所說的那樣，你就是魔鬼，那麼我想你或許很樂意與我達成某種協議，甚至可能為我提供一些我原本無法獲得的選擇。

拉撒路的聲音裡越來越帶著憂慮，他問他：“什麼樣的 嗯，請問 什麼樣的契約？”

「當然，一項能夠拯救我族人生命的協議 當然，是以我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的，」達爾西庫爾承認道，然後重新坐到拉扎勒斯對面。

拉撒路清了清嗓子，鄭重地說道：“主啊，魔鬼或許會奪走的不僅僅是您的性命，您的靈魂又該如何呢？”

那人點了點頭。「是的，我的靈魂，換取我打敗胡貢，並永遠保護我的土地和人民免受像他那樣的屠夫的侵害。」他雙手交疊在身前。

他咧嘴一笑，欣喜若狂地說：「然而，感謝上帝，這契約終究未能達成，因為你並非魔鬼，而是一位長著翅膀的基督徒，同樣能夠拯救我的基督徒同胞，使他們免受胡貢的邪惡侵蝕！」他朝天花板揮舞著拳頭，歡呼道：「奉基督之名，我的祈禱得到了回應，祂派遣了一位會飛的人來拯救我們，使我們脫離魔鬼胡貢的魔爪，保護我的子民免受他日益增長的邪惡侵害！主的作為真是奇妙無比。」他轉向他的士兵們問道：“難道不是嗎？”

「是的，大人，」他們恭敬地回答。

拉撒路咬緊牙關，短暫地閉上眼睛，在心中權衡著這一刻。「然而，你卻堅持要我奪走另一個人的性命。」

達爾西庫爾抿了抿嘴，點了點頭。「儘管出發點是好的，是出於虔誠的信仰……」

「我知道你對這樣的冒險可能有所顧慮。」他把手伸進馬甲裡，掏出一個叮噠作響的錢包。「我也準備給你豐厚的報酬。」他搖了搖錢包。“三十三枚熱那亞金幣應該能消除你的顧慮了吧？”他解開錢包的帶子，把沉甸甸的金幣倒在桌上，說道：“大多數人一輩子都掙不到這麼多；不過，只要你平安回來，這些錢就全歸你了。我是個講信守承諾的人。”他笑著湊近拉札勒斯，問道：“現在，你覺得用一個晚上的活就能得到一輩子的收入怎麼樣？」達爾西庫爾挑了挑眉，等著拉札勒斯的回答。

拉札勒斯警戒地瞥了一眼那把刀尖深深扎入桌面、刀刃向下彎曲的匕首，以及匕首投下的長長的陰影中那堆閃著微光的金子。他搖了搖頭，轉身離開。“並非所有東西都能以物易物，大人。”

他回頭看著他，舉起雙手，一臉困惑。「你說你願意獻出你的靈魂，可你的靈魂本就不屬於你；現在你又堅持要我奪走一個人的生命，可我又無權奪取。」他垂下雙手放在膝上，嘆了口氣。“主啊，請原諒我；憑著理智，我無法遵從您的要求。”

達爾西庫爾的臉色沉了下來。他咬緊牙關，把硬幣放回錢包。他拉緊錢包帶，把它塞進背心下，雙手交疊放在桌面上。

他深深地凝視著拉撒路的臉。然後，他打破了短暫的沉默，問道：“拉撒路，你聽過三個先知和蛇的故事嗎？”

「我沒有，」拉札勒斯承認。

「那我必須告訴你，」他說道，一邊在座位上調整了一下坐姿。他越過拉撒路的肩膀，彷彿在凝視著遙遠的遠方。
“事情是這樣的”

從前，有三個兄弟都是上帝的先知。大哥雙眼失明，卻擁有敏銳的聽覺，能從極遠的地方聽到任何邪惡的動靜。二哥視力超群，能預見一切可能性，並因此改變命運的走向。小弟寡言少語，卻擁有非凡的語言天賦，能與天使交談。

一天早晨，兩位哥哥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宴席；因為最小的孩子和他們不住在一起，他們出發去接他們的弟弟。附近的一個村莊。當他們沿著連接兩個村莊的唯一一條小路走著時，失明的兄弟停了下來，發出警告說：“我聽到下一個山坡上有邪惡的氣息。那是一條伺機而動的毒蛇。”

二哥看了看路，回答說：“是的，就是這樣。”然而，我看到一條蜿蜒穿過樹林的小路。這條小路將帶領我們安全地到達我們兄弟的村莊。年紀最大的抱怨道：“我不像熟悉筆直的小路那樣熟悉寬闊的樹林。或許我們應該繼續前進，在蛇咬人之前將其斬殺。”他擔心蛇的安危，又補充道：“不過，我雙目失明，所以就在這裡等你們去斬殺牠吧。”

同樣害怕蛇的另一個人回答說：「上帝賜給我們敏銳的感官來避開它，我們或許不應該殺死祂的造物。而且你又瞎了，我試圖避開它的時候，它可能會攻擊你。」他們彼此同意，認為完全避開蛇是明智之舉；於是他們溜進樹林，前往村莊。

那天晚上，三兄弟興高采烈地沿著村子小路返回，談論著即將到來的宴會，全然不知即將發生什麼事。突然，一條蛇跳了出來，咬傷了最小的弟弟的腳跟。兩個哥哥趕緊把他抱到安全的地方，在一棵無花果樹下照顧他。之後，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害了弟弟。

二哥責備大哥說：“你知道路上有蛇，可是我們回來的時候，你卻不聽勸告！現在，我們的兄弟遭殃了！”

哥哥責備中間的弟弟說：“你明明知道那條蛇……”
因為你拒絕在我問這個問題時把它解決掉，所以你也走上了這條路。
你！現在，我們親愛的兄弟已奄奄一息！

然後，最小的孩子突然用方言喊叫起來，嚇得男人們鴉雀無聲。他告訴他們，一個天使跟他說話，說：「是上帝，
祂將蛇放在路上，為的是要知道誰配走這條路。祂賜福給你們的弟兄們……

他們敏銳地察覺到了邪惡，卻絲毫沒有表現出清除邪惡的緊迫感或責任感；他宣布，從此以後，蛇將成為
就像一條潛伏在腳下的惡龍，不斷攻擊每個村民的腳跟，直到被斬殺為止。

聽到這話，兩兄弟立刻跳起來，拍打灌木叢，沿著小路追趕蛇，最終將其殺死。為了證明蛇的死訊，他們把蛇的屍體帶回無花果樹下，卻發現他們的兄弟已經死了。

達爾西庫爾雙肘撐在桌上，十指緊扣，仔細端詳著拉扎勒斯的臉，解釋道：「就像那三兄弟一樣，他們沒有盡到除惡的責任，結果反而成了害死他們兄弟的罪惡。正如蛇活著就是為了傷害和掠奪每一個善良的人；

「同樣，胡貢也一樣。」他輕輕拍了拍桌子。「聽我說，拉撒路；只有你能接近那條蛇並殺死它。如果你拒絕，成百上千的善良男女老幼將會喪命。而胡貢將會一直殺戮到他生命的盡頭。作為上帝的使者，作為祂良善軍隊的僕人，你必須認清你的

祂賜給我們非凡的恩賜，也肩負著拯救祂子民脫離邪惡的至高職責。你們聽我說完了嗎？這是你們今日的神聖職責。

達爾西庫爾突然上前安撫拉扎勒斯，但拉扎勒斯卻哼了一聲，轉身離開。「不，拉扎勒斯，聽好了。休貢，你殺了這個惡魔，我就任命你為吉爾達德城堡和領地的私人總督，並為你提供一支相當規模的軍隊來統治這片區域。從此以後，你將終生衣食無憂。這一切，我都會給你，只為換取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只要你輕鬆完成的事情。只要我就能為我效力，我就永遠有效的東西。」

「可是，你卻要我殺人，」拉撒路插話道，目光仍然緊盯著那把匕首。“或許還有別的選擇。”

可能會伴隨任何指定的基督教飛行員。

~*~

城堡城牆外，夜幕從東方緩緩降臨；夕陽西下，最後一縷光芒灑下，標誌著拉撒路被捕以來又一個夜晚的到來。暮色中的第一顆星穿透薄雲和緋紅的夜幕，點亮了天際。

夕陽西下。在長長的陰影和沈睡的山谷之上，就在達爾西庫爾城堡正西方向，穿過昏暗的田野和漆黑的森林不到一里格，一支由大約三千名騎兵和步兵組成的精銳部隊列隊完畢。

蜿蜒峽谷的岩石河床。在盤旋的山脊頂端，一位身材魁梧的騎士端坐於馬鞍之上。他抬起頭盔面罩，調整著拳頭和前臂上的盔甲配件。他正是波旁王朝的於貢。兩名騎馬的騎士陪伴在他身邊。

在休貢左側，一位騎士指著峽谷上方的一個拐彎處說：“大人，他回來了。”

於貢的目光轉向一個正趕來的偵察兵，那偵察兵策馬衝下陡峭的堤岸，穩穩地停在谷底。隨後，他策馬疾馳，於貢喃喃自語道：「達爾西庫爾的魔鬼還沒殺了那孩子嗎？」他眯起眼睛，目光掃過兩名騎士。「這要不是吉兆，就是掩藏得很好的兇兆。」他打量著匆匆趕來的偵察兵，吩咐手下：「他身上帶著東西，做好準備。」兩名士兵緊握長劍，注視著年輕人的靠近。偵察兵一手抱著一捆布，緊緊地貼在肋骨上。

休貢右邊的士兵說：“他是不是受傷了？”

雨果搖了搖頭。“他坐姿端正，不像受了這樣的傷；而且他的坐騎也很健壯。”

「要提防詭計，或是魔鬼的面紗。」隨著偵察兵的逼近，兩位騎士放下面罩，拔出長劍。休貢則紋絲不動地坐在那裡。

偵察兵放慢了速度，他的坐騎劇烈地喘息著。

胡貢解釋了他遲到的原因：“小子，城堡不在英格蘭王國境內。”

「請原諒，大人，」氣喘吁籲的偵察兵說道，“僕人年紀大了，來晚了。對他來說，從城堡到樹林邊緣可是一段很長的路。”

「那就說出來吧；僕人怎麼說？」

童軍策馬靠近休貢，俯身向前，喘了口氣，低聲說道：“大人，您的占星家所言不虛。達爾西庫爾大人確實捕獲了一頭長著翅膀的惡魔。他嚴加看守，將它安置在下層走廊的牢房裡，像對待貴賓一樣款待它。此外，主教也……”

主教以聖座的名義頒布了一項正式法令，聲稱那是一位基督徒飛行員；然而，這位主教此後便杳無音訊。僕人也作證說：

「如果你盡快攻打城堡，達爾西庫爾領主的防禦工事就不會準備就緒。」男孩點點頭。
「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大人。我沒看到城堡有重兵把守。而且，村民們都待在村子裡，似乎並不擔心。」

我沒有看到林線附近或林線以外有任何巡邏隊。什麼也沒有，除了林子裡的一隻野兔。」

休貢朝偵察兵手中的包裹點了點頭。“所以你幫我抓到一隻野兔了？”

「喔！不，大人，」童軍說著，把包裹遞給休貢。「我什麼也沒停下來。這是僕人送給您的禮物，他歡迎您的到來。這是他表達感激和忠誠的象徵。他特意準備了足夠您和其他人享用的，還說已經為您和您的部下準備好了宴席。」

休貢掂了掂手裡的包裹，然後展開布，露出了層層疊疊的豬肉片。他聞了聞肉香，點點頭，問偵察兵：“好東西。”

戰前，你覺得呢？

「哦，是的，大人；看來是一道佳餚，」年輕人笑著應道，「而且還是在敵人的廚房裡烹調的。」他看向休貢的兩名騎士，想看看他們是否也有同感，卻只見他們目光銳利。他們收起了劍。

兩果回答男孩說：「正是如此——這是我敵人給的食物。」他重新疊好布，把包裹丟還給他。“那就吃飽吧。”

男孩艱難地吞了口水。“大人？”

“你比在場的任何人都更了解這位好僕人，因為你見過他，和他交談過，也直視過他的眼睛。你難道沒有發現他為人真誠嗎？”

「是的，但他告訴我，這份禮物是專門為你準備的。我一路上都沒吃肉。」

“然而，你並沒有走在路上；因為你現在和我在一起。而且他說，還有很多東西留給其他人，是嗎？”

“是的，大人。”

“那麼我給你肉吃，讓你在戰鬥前吃飽喝足。吃吧！”

休貢右翼的騎士抱怨道：“大人，他只是個孩子。他已經服從了您的每一項命令。”

休貢左邊的士兵反駁道：“如果他服從我主人的每一道命令，那麼這孩子現在應該正在嚼肉了吧？”

“的確如此，”休貢同意道，“吃點肉吧，孩子！吃飽喝足。”

他右邊的騎士翻了個白眼，轉身走開；左邊的騎士則對著偵察兵啞了啞嘴，哈哈大笑。年輕人打開布，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

提供。

休貢轉過身，回頭望去，注意到夕陽的最後一抹餘暉。「隨著基督，祂的聖潔，還有我那位擁有月相盤的優秀占星師，命運與我們同在。他轉身對騎士們說道：「當達爾西庫爾的領地在我的旗幟下統一之後，這兩個地區將成為一個強大的省份，只為遵從上帝的旨意，成為陛下保衛法蘭西的堅定不移的有力力量。」於貢策馬向落日方向駛去，檢閱了他的軍隊，並向騎士們下達了命令。

在他右側。「我要你確保彈藥車穩固，以便快速推進。我希望你的士兵在達爾西庫爾的弓箭手登上城牆之前，就把攻城車排好。同時，你也要把攻城槌就位。」

然後他命令左側的騎士：“你命令你的士兵肅清村莊，將農民驅趕到城堡附近，讓他們處於達爾西庫爾弓箭手的射程之內，同時派出一部分最精銳的士兵加固城門。現在，通知部隊，我們繼續前進。”

胡貢的兩個隊長從他身邊逃走後，他調轉馬頭，打量著那個正費力地嚼著肉的偵察兵。他打了個響指，揮了揮手，年輕人照做了，重新疊好布，把包裹遞了過來。休貢把包裹塞進馬鞍上的挎包裡，打發士兵走了。“小子，跟上隊伍。”

童軍拉緊韁繩，策馬揚鞭而去。

此刻，胡貢孤身一人，身後卻有大軍相伴。他望著東方漆黑的夜空，喃喃自語道：「作惡必有代價，達爾西庫爾。你或許有魔鬼相助，但我必將取下你的首級，正如上帝必將取走你的靈魂。」他俯身探出馬腹，擤了擤鼻涕，重新坐穩。就這樣，在乾涸的河床兩岸，根系盤根錯節的河岸間，胡貢的軍隊開始集結，準備出發。牲畜嘶鳴，士兵高聲下達命令，盔甲和武器碰撞的鏗鏘聲不絕於耳，與傍晚昆蟲的尖銳鳴叫交織在一起。

~*~

就像蜘蛛在傍晚的獵物上編織蛛網一樣，時間將垂死的天空捲入黑暗的繭中，然後又將蛻變的蒼穹展開，迎來又一個黎明的光輝。隨著紅日升起，它消融了所有綿長的陰影，柔化了達爾西庫爾城堡稀疏防禦工事的尖銳棱角。而在城堡深處…

拉撒路被囚禁在一座簡陋的石砌堡壘中，堡壘外是一扇簡陋的門，他既是堡壘的貴賓，也是受嚴密看守的囚犯。

埃爾喬走到房間角落，想起那裡曾經有一隻死老鼠。他蹲下身，用手指劃過石板，聞了聞，只聞到淡淡的灰塵和酒香。他困惑地站起身，環顧房間的其他角落，心想或許自己無意中在別處也看到了老鼠的屍體；然而，那裡同樣空無一物。他咬緊牙關，琢磨著這奇怪的記憶。單就死老鼠這件事本身而言，他並不在意。真正困擾拉札勒斯的是，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對現實的感知與真相相反。在修道院地下墓穴裡的日子裡，他一直都能如實地感知事物。如果他聽到聲音，那聲音就是真實的，並且有明確的來源。如果他眼角瞥見有動靜，那光影的變化就是真實的，而正是這些變化構成了運動的影像。如果他察覺到善或惡的存在，那麼總會有一篇相關的文章或隨後的啟示來佐證這種感覺。而且，由於他的記憶力從未出錯，他甚至能記住每一個字和每一幅插圖，因此，

每一本書，整個繕寫室——”

他重重地嘆了口氣，大步走向桌子，對死老鼠的謎團不以為意，然後把頭髮捋到腦後。

他側耳傾聽那扇簡陋的門，聽到外頭傳來新的聲響。過了一會兒，傳來一陣聲音。門上的金屬門響了一聲，隨後洗衣婦走了進來，此時她手臂上搭著一塊黑布。

拉撒路笑了笑，但她卻沒有回以同樣的微笑。相反，她展開布，舉起來，裡面是一件特意为他量身定做的黑色襯衫。「不管怎樣，這件更適合你。」她瞥了他一眼，又補充道，

“白襯衫被酒漬毀了。」她走上前，把襯衫舉到空中，敞開給他看。“我們走吧？”

「哦，是的，」拉撒路一邊說著，一邊往後靠在襯衫上，要她給他穿上。他建議道：“或許我可以把另一件襯衫也洗洗，我洗過很多沾了酒漬的長袍。”

「這些長袍是什麼顏色的？」她得意地問。

“大多是棕色系的。”

「正是如此；它們並非白色。白色是無情的。現在你可以穿黑色，從頭到腳，這樣你就不会再受酒色、惡習、輕浮或其他玷污你的放蕩行為的污點所困擾了。」她把襯衫緊緊地套在他的翅膀上，把他轉了個圈，然後忙著扣上他襯衫的釦子。她沒有再提出任何交換，眼睛始終盯著自己的雙手。拉撒路反覆地看著她的嘴唇。

隨著年齡增長，手指變得不那麼靈活，人們往往會不自覺地去按每一個新按鈕。

拉撒路神情凝重地別過臉去。“請原諒我的愚蠢，我並非故意弄髒襯衫的。”

“哦，不是污漬，”她急忙說道，“沒什麼。”

那麼，你究竟有什麼煩惱呢？

“沒什麼，”我說，“你也不該理會我這樣一個又老又傻的寡婦。現在，把你的胳膊給我。”

拉撒路伸出手臂，她幫他整理袖口。他問道：“請告訴我，我究竟哪裡得罪了您？我能彌補嗎？”

女人嘲諷地笑了笑，翻了個白眼，然後走過去幫他整理另一隻袖口。

拉撒路輕輕地將一隻手放在她的手上，固定住她的手指。片刻間，當他們兩人目光交匯，拉撒路看到了她眼中的痛苦。她猛地抽回雙手，後退一步，雙臂抱胸。「你沒有權利這樣對我，拉撒路少爺。」

拉扎勒斯說：“我不明白。如果不是那件襯衫的問題，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她搖了搖頭，眯起眼睛看著他。「你什麼也沒做錯；一切都如你所願。我當然無權干涉你的私事。」她輕輕地伸出手，示意他接受禮遇，繼續說道：「你沐浴了貴族的待遇，享用了國王的盛宴；現在你又穿上了最華麗的衣裳。不僅如此，你舉止得體，對是非對錯有著堅定的信念。這無疑會對你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你身體健康，應該會擁有漫長而精彩的人生。除了你自己和上帝之外，沒有任何束縛。憑藉你所有的美德和福澤，你現在有幸知道，我的主打算讓你獲得自由，讓你飛向遠方，忘卻這紛擾之地。」

拉撒路頓時喜極而泣。“他同意放了我？”

她點點頭，鄭重地說：“他確實有這個品質。我的主人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即使對待那些可能缺乏他同樣美德的人也是如此。”

拉撒路的笑容消失了。“我只希望 他向我提出的要求 或許你並不知道 ”

“拉撒路大師，我什麼都知道 甚至比您想像的還要多。”

“哦？”

她哼了一聲，雙手叉腰，說話時用力地搖了搖頭。

“的確如此。我曾擔任達爾西庫爾先生及其家人的貼身女僕。”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和孩子們在一起。我甚至在事情發生的同時，也知道其中的每一個細節。因此，我知道他給您的禮遇，是他接待過的任何一位貴賓都無法比擬的。我知道，就連靴子…

你腳上穿的鞋子是他父親的；你現在穿的這件襯衫也是他的。我知道，即便食物匱乏，他仍然堅持讓你享用一場他自己從未要求過的盛宴——一場足以款待法國國王陛下的盛宴。而今天，我終於明白，當我懇求覲見他，堅持讓他打開寢宮的門時，你卻救不了我們，免遭於貢的毒手，因為…

你自己的信念。」

他剛要開口，她卻打斷了他。「拉撒路先生，我今天看到了一件我一生中只見過一次的事。那天，當老爺得知他心愛的達爾西庫爾夫人和她的兄弟們在吉爾達德城堡被休貢殘忍殺害時，我看到了他臉上那令人難忘的痛苦表情。拉撒路先生，您想知道我看到的這一切嗎？」

拉撒路開口道：“你做了什麼？”

「我抱著他，他哭了。哭得像個小男孩！」她啐了一口，「像個小男孩一樣！」她的眼眶裡噙滿了淚水；然而，她強忍著，繼續說：「但是你看，他不是為自己哭。不，不。我了解他的心。他是為我們做什麼。為我們知道，他不是為貢人哭。」

然後她踉蹌著走到桌邊，跌坐在長凳上，雙手摀住了臉。她突然淚如雨下，嗚咽聲越來越大。

拉撒路站在她身邊，感到無比無助。他轉身望向門口，或許是希望她的哭聲能被其他人聽到，從而得到安慰。然而，門始終沒有為這名女子的哀嚎打開。他咬緊牙關，目光掃過牆壁，彷彿要從中找到某個地方，找到能夠安慰她的話語，撫平她的痛苦，平復自己狂跳的心。她的哭聲彷彿源自於他自己壓抑已久的痛苦——彷彿她在為所有人哭泣，包括他自己。她每一次新的悲傷爆發，都讓他感覺像是一把刀更深地刺入他的胸膛，一點點地蠶食著他的靈魂。他的內心翻騰著各種情緒；痛苦、憤怒和悲傷彷彿從某個深陷破裂的容器中湧出。拉撒路看著這個悲傷的女人，她雙手摀著臉。他期盼的下一滴眼淚，並沒有順著她的手臂滑落，而是順著他的臉頰流淌下來。又兩滴。

淚水順著臉頰流淌。感覺好像到處都下起了雨。就連伊甸園也下起了雨。

拉撒路咬著嘴唇，為那婦人死去的家人哭泣，因為他們無法為她哭泣。

他為自己哭泣。他為達爾西庫爾和他的子民哭泣，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希望從於貢手中獲救。他也為自己哭泣，因為他還沒有準備好超越他的父親，去拯救數百人免受邪惡的侵害。

他內心的信念轉變為痛苦和憤怒”

他猛地將雙手拍在桌上，嚇得女人一時說不出話來。

「拉撒路大師，請原諒我，」女人懇求道，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

拉撒路匆匆擦乾臉，深吸一口氣。“我會遵照他的吩咐。如果你願意，我正在尋找……”
再次覲見達西庫爾勳爵。

「哦，親愛的上帝，你會救我們嗎？」女人突然站起身，欣喜若狂地撲到拉撒路身上，幾乎把他撞倒在地。

然後她放開他，擦了擦他的臉頰。她笑容滿面地告訴他：「我這就去請老爺來！他一定會高興壞了！」說完，她轉身要走，卻又抓住他的手臂。“哦！拉撒路少爺，您還有什麼需要嗎？”

然而，拉撒路沒有回應，甚至沒有注意到她。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那扇簡陋的門，陷入了沉默。

女人順著他的目光望向門口。「拉撒路少爺？」她轉過身來問他。

“哪些可以？”

拉撒路將目光從入口處移開。“這兩個角是什麼意思？”

她回頭看向門，想看看上面有沒有長著什麼角。“主人，那裡沒有角”

遠處傳來嘹亮的號角聲，響徹城堡的下層走廊。拉扎勒斯指著門，說：“現在第三個，人們正在尖叫。”

她摀住了嘴。那女人只是凝視著拉撒路，眼神中彷彿傾瀉著她的靈魂；他從她眼中看到的恐懼，正是即將到來的厄運的驚駭。他注視著她。

她的臉色蒼白得如同他之前的襯衫，慘白得像幽靈般無形。她就那樣站在那裡，在他面前，彷彿內心正在死去。

只有她眼睛的顏色沒有改變，眼白變成了深紅色，並且充滿了淚水。

「會發生什麼事？」他問。

還沒等他制止，她就衝向門口，用力敲打門。“開門！開門！”

拉撒路走近那女人時，聽到衛兵們窸窣窸窣的腳步聲。“什麼事？”

「是休貢！」她一邊喘門一邊喊道，“衛兵，立刻打開這扇門！”

拉撒路走到她身邊，他一拳猛擊，門在門框下顫抖。

門猛地打開，一群全副武裝的士兵出現在眼前。拉撒路認出了他們。

鉛——一個全身長滿紅頭髮的巨型士兵。

「感謝上帝。」女人重重地嘆了口氣。她抓住拉撒路。「快來，快點！」她湊到他耳邊，語氣嚴厲地低語道：「憑藉你的翅膀，你或許能找到一條逃生之路，那就是從城堡最頂層的窗戶逃出去。我可以帶你去那裡。」紅髮士兵上前一步，擠到兩人中間。他掰開女人的手，不讓她靠近拉撒路，說：「飛人留下，你走。」他叫來兩名衛兵。「護送女人到內堡去。她要照顧傷者。」

「等等！不！」她抗議著，拼命掙扎著想要擺脫兩個守衛的箝制。「他不能留下來——放開我！」他們把她拖向門口，她一邊掙扎一邊尖叫：「他已經答應要殺了雨果！放了他別管我！」

紅巨人攔住了拉撒路，一隻手緊緊按在他的胸口，對著女人的哭喊聲吼道：「他不能無人保護！」他朝她的護衛們咆哮道：「走開！」

「帶上她！」他拔出匕首指著拉撒路，咕噥道：「你也滾開。」拉撒路退到房間深處，那個高大的男人則朝門口走去，頭也不回地吼道：「我們把飛人封在裡面，守住這扇門。」女人的哭喊聲漸漸被遠處此起彼伏的尖叫声淹沒，拉撒路倚在桌邊，看著紅髮男子把士兵們帶出房間。在男人完全關上門之前，他透過狹窄的門縫向外窺視。

開口問拉撒路：「你同意殺死雨果嗎？」拉撒路咬緊牙關，點了點頭。

那人目光落在拉撒路的靴子上，承認道：「休貢自詡為虔誠之人，可我們卻親眼目睹了他的屠戮。而你看起來像個魔鬼，卻願意為我們殺了那個屠夫。」他搖了搖頭。「如果上帝的天使今天與我們同在，我祈禱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誰應該被饒恕。」他重重地嘆了口氣，點了點頭。「如果由我做決定，我會把我的劍交給你，然後讓你走。」然後他

他聳了聳肩。「可是，我又算什麼。憑我之力，怎能抓你，又怎能救你？我的雙手被縛，我不過是握劍之人。」士兵說完便離開了，將拉撒路封在簡陋的門後，留下埃爾約獨自回憶納拉姆辛的悲慘命運。被活埋，注定要為他的身份而死。

拉撒路雙臂交叉放在桌上，反覆思索著自己所遭受的苦難，同時也在思考自己復活的真正原因和方式。「或許，」他想，「基督裡的窮人，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也同樣在反思自己在世上的位置。」

他凝視著燭台光亮的黃銅底座，彷彿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他回頭看了看自己。他湊近自己扭曲的倒影，仔細端詳著那怪誕的面容。如同傳說中的謊言之鏡，閃亮的鏡面映照出一個全新的他，一個英俊瀟灑的男人。沒有一絲大耳朵、狗牙，也沒有他原本是埃爾喬時的任何特徵。

“父親，看看我現在的樣子，”拉撒路帶著一絲虛弱的微笑說道，“我已煥然一新，成為了您的模樣。”

他乾笑一聲，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朝門口和守衛喊道：“我被固定住了！”他指著燭台諷刺地喊道：“瞧瞧這兒！我和你們一樣了，所以你們可以放了我。我不再是飛人了！”

他強顏歡笑，等待回應。汗珠順著臉頰滑落。然而，他耳邊只有士兵的聲音和聲響，他們正準備防禦。拉札勒斯的假笑消失了。

門外一名士兵厲聲說道：“我們用生命守住這扇門！”

拉撒路反駁士兵的命令，厲聲說道：“那就拿著，但要明目張膽地拿著！”

這樣我才能獲得自由！

士兵似乎沒理會他，或許仍在進行戰鬥準備。

拉撒路對著那面說謊的鏡子抱怨道：“他們想透過剝奪我自救的手段來保護我嗎？”他從扭曲的倒影前傾身子，嘆了口氣，擦了擦……

他額頭上滲出一道汗珠。

「咚咚咚」遠處傳來緩慢而穩定的敲擊聲。

那聲音深沉而震撼，彷彿整個世界巨大而無情的心跳，持續不斷的迴響在房間的每一塊石頭表面隆隆作響。拉札勒斯像尊雕像般端坐，凝視著燭台上旋轉的火焰；他豎起耳朵，聆聽著遠處越來越響的殺戮和混亂的叫喊聲。一場戰鬥似乎正在城堡內部激烈進行。死亡的喧囂越來越近，原本難以辨認的喊叫聲逐漸清晰，變成了清晰可聞的詞語，變成了決心作戰的戰士們清晰的名字和戰鬥號召，拉札勒斯只能坐著，聆聽，思索，並猜測著自己在休貢手中的命運。“父親，”他喃喃自語，“自從您去世的那天起，撇開所有……”

除了那張破舊的世界地圖，沒有其他任何典籍或手稿。或許在這短短的篇幅裡，我所收集到的關於這邪惡之地的信息，比任何修道院所能真正揭示的都要多。「他消失在火焰之中。一滴淚水滑過他的臉頰。」

~*~

不出所料，於貢手下攻佔了達爾西庫爾的守門人，並用新的人員取代了他們。拉撒路聽到了這一切——甚至包括最後一句發自肺腑的話。

當胡貢的弓箭手們將整個陣型擊敗時，他聽到了受傷的士兵向胡貢的士兵們哀求的聲音，但聲音漸漸消失，只剩下一聲嚎叫。

他呻吟著。他聽到命令的聲音，指示手下搬走屍體，守住大門。他聽到新來的守衛竊竊私語，談論著飛翔的魔鬼、可怕的怪物、大瘟疫、不祥之兆、邪惡的啟示，以及其他道聽途說的預言，聽得十分不安。拉撒路聽到了這一切——他已經聽夠了。

他怒視著燭台。蠟燭一根接一根地熄滅。在最後一根燭芯的微光下，他看到了自己截然不同、怪誕的倒影。在燭台黃銅底座扭曲的棱角中，從一個新的角度，他看到了一個面目猙獰的男人，長著一對高聳的耳朵和一張細長的臉，像極了狗突出的鼻子。他咬緊牙關，不去理會這扭曲的倒影，轉而看向門口的方向。他還能聽到守衛們在那裡竊竊私語，議論他的下落。

他從桌邊站起身，抓起燭台，狠狠地砸向簡陋的門；燭台碎片散落在地板上。“我不是飛天惡魔！我不是怪物！我是”

他喘了口氣，怒氣沖沖地衝了出去，一拳砸在門上，吼道：“如果不是弑兄之人，誰才是真正的怪物？又是為了什麼？為了像他哥哥一樣守衛這扇門，為了把我關在這裡，而我從未殺過人？不，你們才是怪物！你們才是魔鬼！你們才是世間的瘟疫！”

沒錯，你真是個禍害！

他與守衛之間僅隔著幾吋的木板；然而他卻聽不到任何回應——甚至連腳步聲或呼吸聲都聽不到。他轉過身，定了定神。

重重地嘆了口氣。

一股難以言喻的平靜感令拉撒路謙卑下來；他平靜地繞過桌子，走向乾草床，咕噥道：“也許我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他跪倒在稻草墊上，思索著納拉姆辛的命運。“世界屬於他們。飛翔的”

拉撒路俯身趴下，只想沉浸在夢境之中，希望永遠不要醒來，永遠不要再面對他早已熟知的人類世界——那惡夢般的景象。他渴望一個黑暗深邃、陰影籠罩的地方，在那裡，就連白天也如同黑夜。他別無所求，或許只渴望某種類似……

《怪誕：哥德史詩》作者：G.E. Graven || 第十五章 || 免費線上閱讀：<https://www.gothicnovel.org> 版權所有 (c)1998 - 美國

虛空王國，萬物皆空。那是造物主那雜亂的閣樓，所有不幸被遺棄的生靈都聚集於此；比如被拍死的蒼蠅、被網住的魚、被宰殺的羔羊，甚至可能還有飛行怪物。

【第十五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完全是為了獻給……而創作的。

愛倫坡（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